



84歲的朱逢博與愛徒錢慧萍演唱《金梭和銀梭》

命運為她“規劃”的道路多少是苦的,但她總是能為自己找到些糖——“我接受,隨後,就努力。”朱逢博近影 郭新洋 攝挽起的長髮在頭頂以一個花式髮夾固定,身披大紅色花朵圖案的寬袍,十指綴以鮮紅的指甲油,84歲的朱逢博在東藝化妝間裡打開一杯咖啡:“噢,美式啊,苦的……糖在哪里?”她的愛徒錢慧萍聽聞趕快起身去找糖包。命運為她“規劃”的道路多少是苦的,但她總是能為自己找到些糖——“我接受,隨後,就努力。”日前在上海輕音樂團近十年來難得舉辦的一次大型音樂會《追尋》排練期間,朱逢博接受了本報專訪。“原本的打算去當建築師”若要談論朱逢博的歌技是毫無必要的,她是公認的流行音樂開拓者。若要列舉她的代表作,似乎也是要佔滿整版的——她也是新中國第一位出版個人演唱歌曲集的歌唱家,那可是整整一本書!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就有“北李南朱”之說——北有李谷一,南有朱逢博。而以央視春晚收場曲《難忘今宵》“聲震大江南北”的李谷一則一直說:“我最崇拜朱逢博,我選給她拉過大幕。”

“出生在山東濟南的朱逢博,父親是水利工程師。所以我從小並沒有立志要去唱歌,她雖然不擅長說上海話,但依然有著上海大家閨秀的儒雅。我是在同濟大學學建築的,讀了整整六年哦!”她一邊攪拌咖啡一邊回憶,自己原本的打算去當建築師:“設計圖要畫得很精準的哦!”1960年她去工地實習時,正好遇上了上海歌劇院前往慰問演出。她原本在大學里唱歌就頗受同學歡迎,於是現場也亮了嗓。歌劇院的舞蹈演員立刻邀約她去聽歌劇、參觀歌劇院。歌劇院決策層也愛才心切,以特殊人才引進的方式留下了她。她當初的想法也很單純:“哪里需要我就去哪裡。”少女時期的朱逢博

時至今日,朱逢博的關門弟子、輕音樂團80後女高音丁一凡也覺得:“朱逢博老師就像是

# 朱逢博:接受,隨後努力

我奶奶,就連我當初的男友也是讓奶奶把關後,才成為我丈夫的。”但要學會奶奶的獨特發聲方法很難,“我們如果按她的聲帶位置發聲,嗓子是吃不消的。但是奶奶一唱出來,就是感動人!”問朱逢博覺得“怎樣算唱得好?”她的回答也是:“感動人!”上世紀七八十年代,朱逢博有兩年始終在北京,因為外交任務不斷。西哈努克親王來訪了,周恩來總理就給朱逢博打電話,讓她準備準備去唱幾首。1977年,她隨團訪問加拿大時,在當時的

橫幅,朱老師的名字寫在上面的。”那時,外地請輕音樂團去演出,一天要演三場,還供不應求。“我們簡直像是‘鐵路文工團’——每次出行都要包一節車廂,和列車員一起在車廂里唱唱跳跳,可歡樂啦!”朱逢博也表示:“當時大家都一條心,特別團結!賺了錢積極交給國家。”錢慧萍還說起一件軼事:“當時,有輛公車站,到終點站前是路過萬體館的,但是只要我們在萬體館演出,這輛車的乘客就都在萬體館下車,幾乎沒人乘到終點站……”

1985年,參與創建上海輕音樂團,擔任首任團長

時至今日,朱逢博依然是上海輕音樂團的藝術總監,錢慧萍也已經退休了:“當年一起進團的只剩下唐峰,當年他年紀小,也就十七八歲。”此時,唐峰剛好路過化妝間,來與朱逢博老師打招呼。他的身形甚至髮型,與當年也沒什麼兩樣,但他已是演員隊隊長。現在,朱逢博依然與她的三代學生“團進團出”。每逢各種節日,教師節、母親節、端午節等,徒弟就會踴躍出門去唱卡拉OK——肯定是先將朱逢博老師的代表作先唱上一輪,再各自發揮



加拿大領導人面前用法語演唱了一首《流浪的加拿大人》——這首曲目是1842年時根據1837至1838年的加拿大魁北克反抗殖民運動而寫,後來流傳開來成為多部電影的配樂。朱逢博現學了法語歌詞,當場唱哭了很多加拿大聽眾。大家以為朱逢博會說多國語言,她謙虛道:“都是因為唱歌而學的。我也是因為周恩來總理堅持鼓勵我唱,我才唱下去的。”

“要請我一個,就要請整個團”1986年6月,在朱逢博和屠巴海的呼籲下,上海輕音樂團成立,成為全國第一,如今也是全國唯一的輕音樂團,朱逢博則是當年的創團團長。錢慧萍說,“當時其實人家都是來請朱老師一個人去演唱,但她總是跟人家說,‘要請我一個,就要請一個團’,於是我們呼啦啦都一起跟去了。”當然,當時的上海輕音樂團也群星薈萃——沈小岑、張慶、朱楓、肖霞、杭晨、孫美娜……錢慧萍回憶起當年:“啊呀,請朱逢博老師的地方都會拉一條紅色的

……他們幾十年來都稱呼朱逢博老師“老娘”!“老娘”這個詞,蘊含了對朱逢博老師的敬畏與大愛。當年,朱逢博作為老師還是“蠻嚴格”的,對徒弟唱歌的要求,是精益求精的。”現在回想起來,朱逢博也對這個稱呼驕傲的:“這是他們對我的愛稱!”“輕音樂團引領潮流,我一定撐他們”上海輕音



# 中國女神胡海嵐獲“女性諾貝爾獎”!

掌控大腦神經環路的“編程”。

2004年,胡海嵐順利進入美國弗吉尼亞大學,進行實驗研究,她一篇關於神經學的論文,引起美國生物學界的注意。美國紐約大學向她伸來橄欖枝,請她去做研究,並願意為她破例提供單獨實驗室,配備助手、設備,只要她開口,一切都不是問題。

可胡海嵐的心里,始終放不下那個讓她魂牽夢繞的地方:中國。“我要回去,為祖國貢獻全部的力量。”

2008年,胡海嵐毫不猶豫回到祖國,國家對她十分看重,馬上就邀請她,加入中科院神經科學研究所,做博士生導師,這一年,她才只有34歲。

沒有辜負所有人的期望,她的回歸,給中國帶來的,是一個又一個科研界的福音!

世界衛生組織數據顯示,全球有超過3.5億人罹患抑鬱症,而我國抑鬱症終身患病率,高達6.9%,如何研發新型的有效抗抑鬱藥物,是世界性難題,而胡海嵐回國後的研究,正是這

一方向。她主持了中國科學院“百人計劃”(終期評估優秀)、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等多個項目;2015年,她斬獲“中國青年女科學家獎”,這是中國表彰女性科學家的最高獎。

也是這年,胡海嵐加入浙江大學,被稱為浙大最美教授。與此同時,她的科研結出了豐碩碩果:通過持續六次,對一只小白鼠大腦的刺激,導致它原本膽小懦弱的情緒發生變化,這只小白鼠,逐漸敢挑戰比它強壯的老鼠,哪怕之後不再刺激它的大腦,它依然是老鼠中的

“常勝將軍”。

胡海嵐由此,發現“勝利者效應”背後的科學機制,她從動物實驗中驗證,第一次闡釋了“強者愈強”並不是一句虛話,而是具有科學道理的。

2017年7月,她的這一成果,榮登世界頂級科刊《科學》。國際權威評審,對胡海嵐的實驗結果高度評價:“這是一篇傑作,它運用了多種技術手段,實現了對神經回路的操控,向我們展示了令人驚異的,而且清晰的行為現象及行為範式。”

2015年,《細胞》雜誌子刊《神經科學動態》雜誌寫綜述,封面就是胡海嵐實驗室的小鼠。緊接著,胡海嵐團隊,在全世界第一次闡明瞭,藥物氯胺酮,快速抗抑鬱的全新神經機制。

這樣的原創成果,意味著胡海嵐在探索抑鬱症的領域,發現了人類抑鬱症的控制基因。也就是說,她找到了控制人類壞情緒的開端,這在抑鬱症領域,是前所未有的研究成果,更是中國,領先于世界一大步的醫學成果!

2018年2月15日,胡海嵐帶領她的團隊,在世界頂級科刊《自然》上,竟能同期發表了兩篇研究長文,她完成了一次全世界都罕見的,“一期雙刊”的壯舉。

業內甚至引發了一場轟動,她的兩篇文章,被權威稱作是:的確確“解決了世界性難題”。藥廠根據她的研究成果,研製新的抗抑鬱藥,目前已經惠及到中國,乃至未來惠及全球上億抑鬱症患者。

2019年7月,胡海嵐獲得了,國際腦研究組織-凱默里國際獎,這是該獎項,自1998



年設立以來,首次頒給歐洲和北美以外的科學家,也是第一次頒發給中國人。

聯合國教科文組織,這樣描述胡海嵐取得的科研成果:“胡教授在神經科學(尤其是抑鬱症)方面的,重大發現而獲獎。她的工作,促進了新一代抗抑鬱藥物的研發。”人民日報盛譽她是:亞洲第一人。

而她帶給我們更大的驚喜,是在今年的9月30日,摘得被譽為“女性諾貝爾獎”的:世界傑出女科學家獎的桂冠。在諾獎不斷公佈,卻連一個中國人名字都沒有的今天,胡海嵐的獲獎,無異於是振奮國人的最好消息。今年48歲的她,在動輒60、70歲的知名科學家,是不可多得的年輕人才,她代表中國站上科技之巔,目前已經是《nature》和《science》這兩家,世界頂級學術期刊的特約審稿人。

爬最高的山,走最遠的路,看最美的風景,不忘初心。越努力則越幸運,在胡海嵐的身上,燃燒着的,是科研奮鬥的生生不息的火焰,更是一顆熾熱的中國心!

今天,為胡海嵐,這位美貌與氣質、優雅和智慧並存的科學家點贊!她的成功獲獎,必將激勵越來越中國人積極努力,贏得自己璀璨的人生,更為祖國贏得星辰大海的未來! **華事熱典**

近日,正是諾貝爾獎陸續揭曉的階段,很多人都羨氣地說,這一大獎和中國人沒關係。但就在剛剛,一個鼓舞人心的消息傳來,一位“中國女神”級科學家,摘得了一項世界超級大獎:世界傑出女科學家獎。

這一獎項的份量極重,是當今世界上唯一的,在全球範圍內,獎勵女科學家的項目,也被譽為:“女性諾貝爾科學獎”。而獲得這一獎項的這名中國人,叫胡海嵐,一位看似柔弱的女子,卻一次次顛覆人的想象,驚艷全世界!

1973年出生的胡海嵐,從入學那天起就是頂尖學霸。普遍認為女生理科不如男,然而她從小到大,一直是“全年級數學最好的學生”。高中,斬獲全國物理奧林匹克競賽一等獎,高三,被提前保送北京大學生物系。

璀璨人生,從她的娃娃時代已然注定。

當年,生物系還比較冷門,如此優秀為什麼選擇這樣的專業?胡海嵐幽默地說:“要么研究細胞搞科研,要么進醬油廠造醬油嘍。”

無謂命運左右,她越努力,未來就越幸運。28歲,她在美國伯克利大學讀完博士,從那時起,她的科研目標漸漸堅定:揭開人類情緒的奧秘,

